



格萨尔藏戏 | 韩晓红·专栏

康藏异闻

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(十三)

忆养狗(一)



韩晓红自画像

莫斯卡的风景哟，是文化之光的闪烁
是传承与倾诉在岁月里舞蹈的海
今天的莫斯卡，是一道风景胜过另一道风景

今天的莫斯卡，是节日般的喜悦燃放出来的笑容

今天的莫斯卡哟，流淌着惹人陶醉的多情的歌谣

艳丽的服饰
清纯的微笑
恬静的面容
鲜红的头帕
绚丽的风裙
将场景春成一碗烈酒
将情味酿成一泓清澈的眼波
总有些什么是我们读不懂的以及娇羞的演技
这是对英雄的讴歌
这是唱响一个民族的憧憬
舒展祖先的传说
依着山水而唱
依着爱情而唱
依着欢愉而舞
虔诚舞动了草坪
舞动了全村人的激情
难道是笑眸把夜里的星星点亮
难道是热情把夜里的篝火燃旺

一大清早，莫斯卡人便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坝坝四周，他们依序而坐，整个场面热烈而不紊乱，充满激情而彬彬有礼。对于这样的藏戏演出，村子的人们每年都能在这里欣赏到，那些来自生活中的所谓“演员”，用朴实的演艺，把人们的情感引入格萨尔时代，引入英雄的满腔情怀。

我兴奋地在虔诚而淳朴的人群中拍摄，想要留下此时的每一份美丽。在我的身旁，

有很多来自外地的自驾游游客，他们早已如此富有浓郁的情感所感染，早已沉醉于文化与艺术的海域中了。这些游客都在忙碌着，有的举起相机，尽情地采摘如此珍贵的场景花絮。有一位来自西安纺织工业大学的女大学生，一直跟在我的后面，她一边向我询问一些很感兴趣而又不解的现象。包括格萨尔是何许人，人们为什么如此崇敬格萨尔等之类的问题，我一边给她介绍，一边忙我自己的事情。因为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欣赏我州东路格萨尔藏戏的机会，我和电视台的同志们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。

这时的莫斯卡很难界定究竟应该属于什么季节，是春季吗？四周分明洋溢着秋天和夏季的场景；是秋季吗？四周分明是满眼的生机勃勃的春季。像是厚实的秋季，像是清亮的春季。无论是蓝天还是白云，无论是草地还是沉淀的历史，都在以别一种姿态亲吻心灵的微笑。

这就是文化的魅力，这就是来自祖先足迹的彰显，这就是英雄的歌谣燃起的笑容。

人们用热情和崇敬敲响了精神与心灵翩翩起舞的节奏，人们用虔诚与浪漫燃放了敬畏与崇拜激情回荡的投入。

这是时代与历史碰撞的火花，这是传承与爱戴融合的光焰，这就是沉雄与期盼如胶似漆的悠远。

这就是被人们世代相传的铭刻在灵魂里的那一行卷帙，这就是被人们铭记在石板上的那一行舞动的符号。

藏戏，诉说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足迹，鲜活了人们精神世界里的古老而新颖的篇章。

我知道此时的莫斯卡已经承载着口耳相传的篇章，承载着一个千年英雄在精神世

界里存储的道道光环。

爱自己的足迹，爱历史的沉淀，爱美好的传说，爱千年格萨尔留给后世的所有精神财富。

仪式，表达了一个群体对千年格萨尔的敬畏；

仪式，唤醒了千年格萨尔伟大形象姗姗步入。

一场朴实而不失精彩的演出就要在这里上演；一场讴歌而不失虔诚的敬畏将要在

这里呈现。

对文化的敬畏，对英雄的敬畏，将要在莫斯卡成为一场洗礼，成为一出难忘的格萨尔藏戏在这里上演。

有几位年轻人抬着一张躺椅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躺在躺椅上，人们纷纷让出一条道来，人们簇拥着把老人安放在看台中间。这一幕幕，凸显了莫斯卡人的淳朴与善良，凸显了礼仪文化，凸显了优良的民风。我绕着看台细心地观察这些乡民，感悟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对格萨尔王的崇敬之情，感悟着他们对格萨尔藏戏的热爱。我在康巴藏区生活的三十多年中，无论是青海、西藏、甘肃，还是云南、四川藏区的藏戏，我都有缘欣赏过，每次观看藏戏，我不仅很细心地观察藏戏的内容，我尤其注重观众的神态。

只有懂得了一个民族所经历的漫长历史之后，才能真正领悟诸如藏戏这样的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情感与内涵，也才能真正读懂那些酷爱戏剧艺术的观众们。在藏戏的文化元素里，蕴涵着藏族社会的历史元素，蕴含着藏族人民所生存、演绎、经历的历史长河和环境。

莫斯卡是一个小小的高原村庄，却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，如此浓厚的艺术情感！

贺先寒

眼下，在家里喂狗成了一种时尚。友人说什么狗、什么狗要值多少万、多少万。并说，钱多得找不到地方花了就买个狗来玩玩。首先是不相信一条狗会值那么多钱；再就是想不出来钱会多得找不到地方花是一种怎样的情形。就说，我也喂过一条狗，一条百里挑一的好狗，并没有花钱买。友人就笑：不会是葡萄太酸了吧？

我说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修一条区乡公路，我和我的朋友吉村就在“公路指挥部”里当统计员、工具保管员。到了十月底，冰冻大了，民工们陆续回家去，要待来年暖和才返工地。连吉村和我在内共四人，留守工地，保管好锄头一类的工具，重要的是

一些雷管、炸药。

民工们走后没几天就下了一场大雪。那天早上起来，就听见当作保管室的帐篷里有小狗的叫声，吉村我俩急忙循声前去。才钻进帐篷，一个角落里一下子站立起来一条横样凶狠的黄狗。小狗的叫声正是从它腹下那一堆纸屑、破布上传出来。没法，只得退出来，收拢一些还带些残肉

的骨头，加上些剩饭菜、糌粑汤汤，一日数次送进那帐篷，只是，仍不敢靠近去。

几天后再去送吃食，那条黄母狗不再咆哮，只是昂了头，警惕地注视吉村我俩。又过两天，终于把吃食放到了那窝边。我们看见了小狗，却只有一条，小狗却不是黄色的，而是浑身漆黑，两只眼睛的上眼皮上涂了一块黄斑，肥嘟嘟、毛茸茸，熟睡未醒。它双眼眯成一条缝，鼻子一抽一抽地动，四只脚掌朝天，那脚掌心是粉红的肉，好嫩好嫩。小狗的憨态真真可爱极了。这几天我们也知道了那条黄狗是一个乡信用社的看门狗，已经捎了口信去信用社，要他们来把狗牵回去。只是一直没见人来。

吉村说，一窝狗只生一只，是谓“独狗”，很少见，这样的狗长大后非常厉害，我们应把它好好喂起来。没过两天，小狗开始到处爬，它太肥胖，一步一个跟斗，又笑人又让人心疼。只是谁也不敢伸手摸它一下，它妈妈就跟随在它的身后，动不动它的喉咙里就有警告声传出。小狗又老是往我们住的帐篷里来，骨头是不会啃的，却会到处舔。渐渐地，这条虎头虎脑的小狗在到处乱钻的时候，那条黄狗也不一步也不离开了，它会静静地伏在帐篷门前等它的宝宝出来，吉村就把吃食放在了母狗的鼻子底下，放了几天之后，我们也就摸一摸它的顶花皮，再后，就找了条链条把黄母狗拴了起来。黄母狗最终对我们摇头摆尾了，抱起它的儿子，它也不咆哮了。小家伙更是忘形，有时竟然半夜跑到我们的床上来，扯头发，舔脸，赶也赶不走。

信联社终于来了人，黄母狗见了老主人，兴奋得一会儿伏在地上低吟，打滚，一会儿又扑在主人身上高兴得大叫。直截了当，我们说，这条小狗归我们了，信

用社的人说可以。吉村我俩高兴，没想到就在即将动身时，黄母狗犹豫了起来，那条小狗也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平时它一点也不出声，此时却开始低声地叫了起来。见势不妙，背过背，把小狗揣进怀里，溜烟跑到离帐篷很远的山坡上，直到看见信用社的人牵着那条狗不见了踪影才回来。

小狗还有许多东西不能吃，这里又找不到羊奶、牛奶，只好天天让它舔食糌粑和汤。白天好一些，一到晚上它就如哭如泣吵个不停，我们以为它是在想念它的妈妈，就对它格外耐烦，一晚上好几次起来，在蜡烛上给它把糌粑汤温热，让它舔几口。见它冻得瑟瑟发抖，吉村我们老大不忍，便把它提进被窝里来，谁料在几天以后，它却再也不肯进它的窝了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它把屎弄得满床都是。想到它毕竟是条狗，从小不驯教，长大了就不好办，一狠心，就不准它到床上来跑。只是这件事到底没做好，说穿了还是不忍心，虽然它后来学到了许多礼貌，就是一兴奋就要跳到床上的毛病一直没改过来。

忽然收到公社通知，开春后民工另有人带，要马上回公社去做别的事。骑上马，在腰上勒一根带子，把小狗揣进皮衣里，小狗就从前胸钻到后背，又从后背钻到前胸地折腾，把它带回了公社。

弄了个小纸盒，垫得非常暖和，放在床头边，开始喂养这头大名“红脚板”，其实一直就没有这么叫过，天天都叫它“小狗仔”。

“小狗仔”有护家的天才，一天，有个不更事的小孩来门口讲了几句话，讲完他就要走，还只有一点大的“小狗仔”却一直追着他咬，它长不足一尺，那小子一抬脚便把它踢了个滚，它翻身起来又追赶，心中也就有所悟，便喊了一声：“放下我的东西”。那小子无奈，长长的袖子一甩，劈柴用的斧子竟从袖子里掉在门口。天气热了，小狗长大了许多。就用条铁链把它拴在一根木桩上，教会了它不让它吃我的东西，教会了它睡下、起来、坐好、站好、教会了它握手、把扔出去的东西捡回来，它真的大有灵性，教它一点不费神，什么它都一学就会。

时常带它到河边去钓鱼。一天从桥上过，吉村抬脚就把它踢进了小河，狗游三江，此话果然不错，它惊恐万状地从小河里游了过来，吉村哈哈大笑，从怀里掏出块肥皂来，给它浑身擦了个遍，然后转身就走。小狗又从桥上追来，吉村把它又推进水里，它只好又在水里游了过去。小狗从此怕过桥，从桥上走，它从水里过，给它洗澡十分方便。

它越长越大，到年底时，它昂起头来，比我们腰还高。平时已不敢轻易放它，对生人凶恶起来时它的咆哮声令人胆寒。附近牧场来的汉子说，他愿用一头绵羊外加一头山羊换这条狗；另一个说愿用一头小牛来换，还要帮忙把小牛喂大。我们开玩笑说：拿匹马来。他们不干。

走进莫斯卡，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；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，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。莫斯卡之行，铸就深情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莫斯卡的藏戏上演前夕

我在与莫斯卡短暂相处的日子里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格萨尔藏戏演出时，我看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小孩，看上去不会超过3岁，他忽闪着大眼睛，全神贯注地观看，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旁边给他拍照，他的神态完全依照藏戏情节的变化而变化，只见他时而紧张地闭着小嘴，时而开怀大笑，不时舞动双手，在他依着的栏杆上拍击；时而张开嘴大声地呼叫，那神情着实可爱。我关注他是在格萨尔藏戏演出时。

这是春风染出的季节
这是秋季沉淀出的季节

红色甘孜

杨剑锋

保护红军伤病员

炉霍县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约1100余人。为妥善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，县波巴政府召开了有各区乡波巴政府参加的会议。研究决定：1. 凡愿回内地的红军，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，一村转送一村，一县转一县的护送；2. 群众愿收留红军的都可领去，但要保证照顾；3. 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，专人负责；4. 宣传“收养红军是积善、伤害红军是造孽、残害红军要下地狱”。这样，群众有一家收养一个或几个的，有几家合养一个的，留炉红军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群众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，求医购药，精心护理，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吃用，并千方百计地保护。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要迫害红军，有的群众用钱买通国民党官府和军队，有的以武力对抗，有的则把红军藏在森林、岩洞、柴草堆里，以躲避搜捕。炉霍县的相子·益西多吉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，就将县城附近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集中到了远离县城的罗绒巴登家的空庄房里，以后又把大部分病愈的伤病员送回内地。小红军曾绍清只有十二岁，被留在斯木乡的扎

甘孜藏区人民支援红军(五)

交降巴家里，有人逼他交出来，他坚决不交。说：“可以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处置，但交红军不行。红军以后回来向我要人，我无法交待。”红军伤员刘某(后改名叫四郎扎西)，留在且都捧达寨子里，曾被国民党军队抓走，捧达寨群众闻讯后，持枪包围了国民党军的驻地，逼其交人，后国民党军要勒索“黄烟草鞋钱”，群众又凑出320个藏洋领回了刘某。留在加向射寨的红军张世六、张德军被抓走，头人洛泽仁仁带上3个儿子和30余骑人枪，追到瓦角，强行将张世六、张德喜二人带回。留在斯木俄尔杨木匠家的红军文浩然腿部受伤，杨木匠背着文浩然东躲西藏，多次躲过了搜捕。热柳村的蒲静成将本村的8名红军伪装成挖金人，遇有人问就称是金夫子。宜木乡威龙贡寨的耳机志玛，将一个只有12—13岁的女红军收为养女，取藏名为德青拉姆，一直待她像亲女儿一样。许多留炉的红军后来都在当地安了家，与当地藏族群众融为一体。

道孚县也留下了不少红军的伤病员。他们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安置和保护。道孚城关乡的根却志玛，家中住有10个女红军伤病员，为躲避搜捕，她把红军藏在地窖和山上，宁愿自己饿肚子，也不使红军挨

饿，天天给红军送吃的。后来她帮助女红军一个个都安了家，自己也和一个小叫子善的红军伤病员结了婚。留在瓦日乡孟拖村的一个伤病员被国民党抓了，孟拖的群众知道后，到县城集体作保，救出了这个红军。留在瓦日乡亚村的红军战士倾珠她姆(后来改的藏名)回忆说：“我随红军来道孚时只有13岁，因岁数小身体有病留了下来。群众知道我是红军，各方面都照顾我，后来还帮我安了家。”

红军离开新龙县时，有80多名红军伤病员留下安置。红军伤病员最初集中在雄龙西的一个“听差房”里，后来又分散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和喇嘛寺内。在新龙县群众的照顾和保护下，部分红军伤愈后群众又送走了他们，而唐文金(藏名泽日)、黄二川(藏名阿登)、罗文锋(藏名扎西罗布)、谢贵英等12名红军伤病员则在新龙县安了家。

甘孜藏区其它红军经过和战斗过的地方，也留下了一些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者，他们都获得了当地群众很好的照顾和保护。在康定市，红军南下期间留下40余名伤病员和失散人员。角坝苏维埃主席王兰廷、委员沙达等将伤病员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，很好的保护了他们。红四军第十师某部战士唐清云，在赵家磨房养病时被民团俘获，

后经当地群众作保，终获释放。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通讯员杨维雄，受到鱼通麦笨群众的照料和保护，而后又在鱼通安了家。在白玉县，红二军团在康翁寺留下两名重病员，直到解放都住在寺内。协塘村留下一重病员，病愈后就在当地安了家，以打铁为生，人称“李铁匠”。理塘县留有4人，以后都在当地安了家。巴塘县留下的红军伤病员也不少。当时只有13岁的红军战士杨海清，被中咱村甲布拥收留，一直待如亲子。同样被群众收留的还有肖忠华(15岁)、李富强等红军战士。在乡城县留有7—8个重伤病员，幸存下来的有罗锦成、周银昌和张炳新等人。在色达、雅江等县也留有红军伤病员和掉队战士，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照顾和保护。

甘孜藏区群众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的所作所为，使国民党清查红军伤病员倍感困难。正如1937年6月6日国民党朱德区政委员呈报所说的那样：留下的红军“散居乡间，因其能刻苦耐劳，康民多不肯报，故未查获”。由于当地人民的大力帮助，留下的红军除亡故和回到内地的以外，到解放时，仅留在炉霍县的幸存红军就有123人，留在甘孜县城及附近区乡的红军还有64人，其它地方留存下来的红军无法准确统计。

魅力康定

木雅探秘

——语言(下)



肖肖

千百年来藏传佛教的影响，让彪悍英勇的木雅人，放下刀枪，手持念珠。从外表和许多生活习俗上看，他们已经和其他藏民显得无异。然而独特的语言，却能让木雅人找到部落的归属感。

从发音上看，现今的木雅语有50个声母，43个韵母，包括清、清送气、浊、鼻浊等4套塞音和塞擦音，有小舌部位的塞音鼻音和擦音。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，基本语序为主——宾——谓，名词、代词做修饰语在中心词前，形容词、数量词做修饰语在中心词后。经过多年的变化，木雅语已经脱落了所有的韵尾，简化了所有的复辅音，以至于纯正的木雅语听起来与藏语是完全不同的腔调。然而这种古老的语言，却正在离我们远去。

如今，能识藏、汉文，讲藏、汉语的木雅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在外日常使用藏汉双语与人交流，只有在回到自家村寨以后，才使用木雅语。便捷的交通让木雅人在城市之间穿梭流动，回乡的时间日渐减少，木雅语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交流语言了。长此以往，曾经活跃千年的木雅语将让后人遥不可及，要想探究此种古老语言的奥秘，只有通过一些常年留守的老人之口了。

现年80岁的老人昂汪则坚信，木雅地区曾流传着一种有别于藏文拼音文字的“古木雅文”，他甚至有在古老典籍上看到文字的模糊印象。

然而经过多方探寻，依然未能寻找到“古木雅文”的蛛丝马迹，也不知老人口

中的木雅文字，是否就是已经大量出土的西夏天书，或许更为古老的木雅文字正沉睡在地下，等待着人们去发掘。如果有朝一日，木雅文字重建天地，却如同西夏天文一样成为无人能识的天书，那将会是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拯救濒危的古老语言，已是迫在眉睫。

民族语言造就了今日多姿多彩的世界。木雅，这个古老的部族能够传承至今，依靠便是独特的语言。然而在广阔的康巴地区，古代并非仅木雅人居住。依据历史材料，木雅人与操“扎巴语”的“杂”人、蒙藏混血的“霍尔”人、说尔龚语的“尔龚人”都曾杂居一地，那么它们当中谁是土著？谁是后来者？要弄清这个问题，只有从木雅地区的丰富物质文化中寻求答案。

五色海

第820期